

黄传富说。

对此，程杰透露，一吨树能卖210元到400元，一棵树按700公斤到800公斤计算。“与老百姓的分成究竟是多少，我不太清楚。每砍一棵树，我们还要付给采伐方每棵18元的工钱，而且还是我们负责挖树根。”

有人算了一笔账：移栽3700多棵树需要花费300多万元，而现在砍树按最低每吨200元计算，卖完至少能赚50万。

无论是交通部门，还是林业部门，似乎对砍树的“合理性”都说得头头是道，都说该砍。

联合调查组进驻资中县

据了解，内江市委书记唐利民日前到321国道改造工程资中B合同段实地察看，看到公路两旁密密麻麻的新砍树桩，连发“惨不忍睹”的感慨。

唐利民走到一个直径超过60厘米的大树桩前，痛心疾首地问内江市交通局局长杨忠：“这棵大树的树龄起码有30年之久，砍了很可惜。虽在规划红线内，难道就没办法保留下来或者移栽吗？”

唐利民随后召开现场办公会指出：“一方面，目前内江正在打造宜居城市，内江需要大量的树；另一方面，在你们辖区眼皮底下，却发生大砍树木之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请问你们尽力了吗？”

唐利民说：“加快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那是短命行为，将会给下一代留下无穷后患。”

据悉，3月19日晚，由内江市纪委牵头，市交通、公路、路政、林业和公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连夜进驻资中，开始对321国道超标准砍伐和盗伐行为，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

（新华社四川内江3月24日电）

学前教育迫切需要政策扶持

尽管学前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但并不意味着学前教育不重要。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愈演愈烈的幼儿园“择校”之怪现状，不仅加重普通家庭负担，造成教育不公平，而且增加整个社会成本。

“在当前政府投入不足情况下，国家对学前教育应实行更加开放的扶持政策。”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的无锡市政协委员尤敬敏表示，日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到2010年，全面普及学前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并提出“明确政府职责，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办并举的办园体制”等解决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发展学前教育还缺乏具体细化的配套举措。

尤敬敏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通过减免税收、冠名宣传等方式，鼓励企业、个人捐款建设非营利性质的幼儿园。同时，在民办幼儿园中逐渐增加公办教师编制，鼓励幼教老师从公办幼儿园向民办幼儿园流动。

江苏首家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殷飞表示，这几年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高峰期，这批年轻父母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对孩子早期教育高度重视，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幼儿园“择校”。“国家对学前教育应给予更多关注和投入，这不仅是一个中长期规划的问题，更是当前的迫切需求。”

“学前教育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江苏正在酝酿解决方案和步骤。”张扬生透露，目前江苏正在酝酿全省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其中包括“学前三年免费教育”规划，从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开始，最终将学前三年教育纳入免费教育体系。“相信这一方案不久就会与公众见面，但最终解决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不足问题还需要时间，需要界的共同努力。”

（新华社南京3月22日电）

银行界人士等。如今党纪政纪越来越严，一些人不敢以自己的名字购房，往往以亲戚朋友名义购房，这样做很隐蔽。“相当于洗钱，越来越难查。”

容易滋生腐败，亟待加强监管

对于“超低价”购房的现象，一些市民认为，这里面藏污纳垢，容易滋生腐败，迄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

市民杨云对记者说，商品房打折是常有的，比如房地产商的朋友或者亲戚，购房时给几个点的折扣，而“超低价”商品房交易极不正常。许多腐败案件表明，“超低价”购房是钱权交易的一种外在形式。现在房价这么高，什么人才能“超低价”购房？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超低价”购房，目前还属于监管盲区。杭州市房管局表示，他们只管这些房地产项目有没有预售证，对于价格，他们无权过问。

杭州市物价局举报中心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商品房价格是放开的，他们无权干涉。只有房地产商涉嫌价格欺诈，他们才会监管，而这种低价购房的情况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

浙江省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近几年以低价购房、投资等方式收受贿赂的案件时有发生，一些官员低价购房往往是以家人和亲友、情妇等特定关系人名义进行，有的还以虚假投资方式进行，目的是为了逃避查处。（住在杭州网）首席评论员丁建刚认为，房地产商“低价卖房”是一个长期的现象，里面有很多猫腻，百姓很难找到把柄。但是，不管“超低价”购房有没有钱权交易，最明显的是涉嫌避税，因此税务部门应该管一管。

（新华社杭州3月21日电）

信阳日报

信阳日报

信阳日报

谁让大树惨遭灭顶？

——四川内江改建国道砍伐数千行道树事件追踪

□新华社记者 叶建平 余里 谢佼

3月12日是我国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四川省321国道内江段两旁有50公里的3000多棵行道树竟在3月12日前后被砍伐。当记者来到砍伐现场，看到一棵棵10年至40年树龄的大树被“残忍”地砍成了光秃秃的树桩，越走心情越沉重。

当地政府部门人士解释说，这些树木位于改建公路项目审批的“红线”之内，属于合法采伐，这是各地修建重大工程项目时的“惯例”。事情果真如此吗？

大树惨遭灭顶，让人触目惊心

“内江市资中县为修路砍了几千棵树！”——3月19日下午，记者闻讯驱车赶往321国道内江段改建现场。在国道球溪至鱼溪那段坑坑洼洼的道路两旁，一排排树桩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醒目，真是触目惊心。道路旁边，不时还会看到被挖出的树根，有的达一人多高。

“现在让你去栽，10年、20年都长不起来！”资中县高楼镇兴义村5组村民黄传富指着不远处的一截大树根不住地叹气。他告诉记者，这棵按树是1964年栽的，前面那棵白杨树要晚四五十年，树龄都在40年左右。“我家门口原来有5棵，都给砍完了，树枝都枯了两三天”。

在路上，一些被挖出来的树根还未被

歪风为何愈演愈烈？

——透视部分大中城市幼儿园“择校”之怪现状

□新华社记者 凌军辉

彻夜排队报名、亲子班“占坑”、家长“比赛”交钱、“条子生”泛滥……随着幼儿园招生高峰期到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优质公办幼儿园日益成为社会稀缺资源，由此引发了各种怪现状。一些家长千方百计、千辛万苦为孩子报名上“名幼儿园”的执著令人感慨、辛酸。

幼儿园“择校”：多少家长心中之痛

一个星期前，家住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徐冰女士眼看女儿苗苗已经2周岁了，上个好幼儿园成为她日思夜想的心病。多方打听，徐女士把目标对准了家门口一所“收费合理且质量出众”的公办省级示范园——雨花台区实验幼儿园。为了能报上名，徐女士提前1天赶到幼儿园，无奈发现报名的队伍排了几十米，一些家长搭着帐篷彻夜排队。

“还是我自己疏忽了，没想到其他家长提前两三天就来排队，还有人以每天150元的价格雇了民工来排队。”徐女士懊恼地告诉记者，她提前1天来排队，只能排到200多号，而这所幼儿园一共才招100人左右。“下次报名我一定事先打听清楚，要排队我得提前3天去报名。”

为了上一所理想的幼儿园，很多家长在孩子1周岁时就提前“占坑”。在南京一家事业单位上班的罗先生告诉记者，儿子一生下来，他就开始考虑上幼儿园的事。为了能上一所知名的“机关”幼儿园，去年初，他报了这所幼儿园的亲子班，每周带着一周岁多的儿子去上一节课，每节课收费60元。

杭州为何频繁出现“超低价”商品房交易？

□新华社记者 袁立华 吴丹

商品房售价从每平方米两万元降至一万元，谁做这样的“傻事”？是杭州房地产商。那么，普通百姓能够检测到这样的便宜吗？绝对不可能。

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多个楼盘出现“超低价”商品房交易现象，极大地刺激了普通百姓的神经。许多人认为，这些房地产商“发善心”是为了某些人“发大财”，不排除存在腐败利益的输送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管。

一周内70多套商品房“超低价”成交

记者粗略统计，仅3月8日至14日，杭州就有约74套商品房大幅低于市场均价成交，其中个别楼盘实际成交均价竟只有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

杭州透明售房网显示，3月14日一天，杭州就有两处楼盘出现低价成交的现象，其中位于拱墅区的嘉泰馨庭成交11套，均价为每平方米13497元，而与其一街之隔的楼盘名城·燕园，目前在售价格在每平方米22000元左右。

同一天，另一处名为钱塘航空大厦的楼盘，当日成交了9套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15175元，低出在售商品房价格将近1万元。而半个月前，这一楼盘同样出现了7套房源，成交均价仅为每平方米17652元。资料显示，这一楼盘位于杭州钱江新城CBD核心区，周边楼盘的单价每平方米3万元

□本期聚焦

血铅之痛

——湖南郴州“血铅超标”事件的调查与反思

□新华社记者 明星 周勉

明星 周勉

3月23日清晨，郴州市儿童医院，为孩子们化验血铅的人群熙熙攘攘，他们抱着目光天真无邪的孩子，自己却神情

被铅元素污染的血

每当看到孩子雷致宇捂着肚子喊疼，父亲雷昌武的心情便是特别难受。2009年下半年以来，他带着孩子多次求医，却查不出腹痛的真正原因，直到有一个医生善意地提醒他：“你们村子附近有炼铅厂吗？如果有，你给小孩去化验一下血铅。”

雷昌武瞬间恍然大悟。他的家在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浩塘乡元山村。全村人都生活在一个废铅回收厂的废气烟雾笼罩之下。血铅化验结果出来，雷致宇的血铅含量达到196毫克/升，他很快被诊断为“高铅血症”。由于伴有间断性腹痛的症状，雷致宇立刻被送进郴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

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铅元素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桂阳县浩塘乡村民们的梦魇。小孩们纷纷被检查出“高铅血症”和“血铅中毒”。年仅2岁的女孩雷占，血铅含量高达474毫克/升，属于重度“血铅中毒”。

针对社会上封锁血铅超标人数

十道“环保令牌”为何关不了非法冶炼企业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非法冶炼企业为何长期关而不停，背后有没有黑恶势力或者官商勾结？“血铅超标”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关注。

“目前，尚未查明有公务人员投资入股。”嘉禾县政府如此回应。然而，对于嘉禾县腾达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和嘉禾县金珠金属有限公司这两家冶炼企业的环境监察情况，记者在郴州市环保局提供的一份工作材料上看到了，从建厂到生产，环保部门一直在干预，并先后10次下发相关文件和处罚决定，责令停止生产，但是直到2009年9月，当地爆发“血铅超标”事件后，郴州市环保局第11次出手，致函嘉禾县政府，才依法彻底关闭了这两家粗铅冶炼企业。

这是郴州市环保局10次环境监察的简要记录：

第一次，“2007年6月，我局现场检查时发现嘉禾县广发乡有冶炼粗铅、粗铜等3家非法企业，其中两家非法冶炼粗铅企业正在建设，局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责成嘉禾县环保局依法查处。”

第二次，“2007年10月，嘉禾县腾达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嘉禾县金珠金属有限公司这两家非法冶炼粗铅企业先后建成试产。我局依法分别对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停止生产，并处罚款。同时，向嘉禾县环保局下达了《环境监察通知书》。”

第三次，“2007年11月5日，我局向市政府作了专题汇报，建议市政府责令嘉禾县政府依法取缔这两家非法冶炼粗铅企业，拆除生产设备与供电设施。同时，并就其违反国家产业政策问题向市经委作出了移送。”

第四次，“2007年12月7日，我局又向嘉禾县政府去函，建议依法取缔嘉禾县广发乡擅自新建的两家烧铅粗铅

焦患而忧伤。

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的湖南省郴州市，矿产丰富，坐拥价值连城的“金山银山”，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血铅超标”事件，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被铅元素污染的血

的传言，郴州市卫生局疾控科科长李尧岗回应，“所有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我们绝不会隐瞒血铅超标患者的具体人数。”根据郴州市卫生局统计，从3月17日至22日，郴州市两家血铅定点医院单位——市疾控中心和中市儿童医院一共接待了285人检测，其中血铅超标人数为152人，血铅中毒人数45人，且中毒者均为14周岁以下儿童，绝大多数来自桂阳县浩塘乡。

李尧岗表示，所有患儿都会得到妥善治疗，针对在郴州市中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儿童，郴州市卫生局组建了一支16人的专家组，负责对血铅异常儿童的会诊和抢救，对临床治疗进行技术指导和咨询。

郴州市环保部门查明，两地污染源分别来自三家未通过环评审批的非法冶炼企业：桂阳县浩塘乡元山废铅回收厂、嘉禾县腾达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和嘉禾县金珠金属有限公司。

冶炼企业。”

……

第七次，“2008年7月14日，我局陪同省厅领导就省委张春贤书记交办信件到广发乡白觉村现场调查，发现这两家企业没有关闭到位，仍在生产。省厅领导立即作出指示，要求嘉禾县政府尽快关闭两企业，消除污染隐患。”

第八次，“2008年8月11日，市政府下达市长督办卡，责成嘉禾县委、县政府依法关闭高污染粗铅冶炼企业。”

第九次，“2008年8月20至21日，我局督查后发现嘉禾县腾达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仍在生产，嘉禾县金珠金属有限公司正在清炉准备复产，嘉禾县廖永雄炼铜厂虽未生产，但未拆除供电设备和生产设施。将以上企业环境污染问题列入全市环境安全隐患整治对象之一。”

第十次，“2009年8月27日，我局接

到郴州市广发乡白觉金鸡岭自然村村民反映县腾达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等两家冶炼铅企业污染环境的‘全民请愿书’后，立即进行了现场调查。曹元生局长陪同省厅领导现场调查，指导嘉禾县处理‘血铅超标’事宜。”

既有省委书记的交办信件，亦有郴州市市长的督办卡，这两家非法企业却“屡产屡关，屡关屡产”，在广发乡党委、乡政府的眼皮子底下死灰复燃，除了当地政府不作为，供电部门明目张胆给予供电之外，郴州市环保局监察支队队长肖海波坦承，相关法规赋予环保部门的刚性手段不多，以至于强制力不强，也导致执法效果打了折扣。

嘉禾县环保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该县未经环评的企业达309家。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一批从周边省市淘汰的企业来到嘉禾，不作环评就上马生产。

问责、治污之后，政府该如何作为？

嘉禾县、桂阳县部分群众“血铅超标”的残酷现实，促使郴州市痛定思痛，连日来掀起一股问责和治污风暴。目前，嘉禾县已有5名因造成儿童血铅超标的相关责任人被问责。其中，嘉禾县广发乡原党委书记王宏、乡长王光金、常务副乡长兼武装部部长李红阳被免职，县电力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张仁主和广发供电所所长李宜福被撤职。

记者调查了解到，“血铅超标”事件曝光后，嘉禾县全县整治到位的为110家，其中3家非法粗铅冶炼、8家小造纸厂、3家小炼油厂等企业已全部关闭到位。7月22日下午，记者在嘉禾县腾达金属回收公司、嘉禾县金珠金属有限公司看到，用于生产的锅炉、车间、供电设施已经被彻底拆除，空荡荡的工厂里，只剩下排破败的职工宿舍，但早已人去楼空。

隐藏在大山里的桂阳县浩塘乡元山废铅回收厂，冶炼用的锅炉和器具被炸毁，厂房被铲平，一堆堆黑色矿渣堆放在被炸毁的废墟中，等待进一步转运处置。

“血铅超标”事件的发生，固然有企业主体责任认识不够、投入不足、设施不完善的原因，也反映出引进企业时审查不严、生产过程中监管不力的问题。前往医院探视中毒住院村民的桂阳县县长袁祥表示，企业污染导致村民中毒，政府肯定有责任。

桂阳县副县长蒋利民在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事件政府应该承担以下责任：一、首先要妥善解决好血铅中毒人员的治疗；二、事故发生后，与上级环保、卫生部门调查造成血

（新华社郴州3月23日电）